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汪政 著

言说的历史风景



凤凰出版社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汪政 著

言说的历史风景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说的历史风景 / 汪政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9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 / 刘仁前主编. 评论卷)

ISBN 978-7-5506-2648-5

I. ①言… II. ①汪…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072号

- | | |
|-------|--|
| 书 名 | 言说的历史风景 |
| 著 者 | 汪 政 |
| 组 稿 | 泰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 责任编辑 | 张 燕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印 刷 | 泰州市隆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夹河路50号
独立车间:海陵区苏陈工业园区南园区, 邮编:225300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159 |
| 字 数 | 2681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2648-5 |
| 定 价 | 450.00元(全12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23-82225559) |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常胜梅

副主任：王 飞

顾 问：汪 政 费振钟

主 编：刘仁前

编 辑：周卫彬

写在前面

自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陆续出版有《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而详备的资料。第五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召开在即，我们专此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冀望通过对里下河文学评论家评论作品的系统汇集，扩大和丰富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阈限与特质。

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全国著名的文学创作代表人物，还有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这与里下河历代文人重视经史文章诗辞歌赋研究息息相关。这里不仅有名重我国古代哲学史的泰州学派，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中国本土经典文艺理论家刘熙载等先贤名家。显然，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和文艺理论基因，培育了当代里下河文学评论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展开，里下河文学评论呈现出井喷局面，从中涌现出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评论家，形成了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王尧、吴义勤、温潘亚、何平等一批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评论家方阵，成为推动里下河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作为文学流派的内部现象，在国内文学界并不多见。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分单集与合集两类，收入 27 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具体分为：

单行本 9 卷，为：

叶 橹评论集——《形式与意味》

费振钟评论集——《分离的价值》

王 干评论集——《江苏作家论》

汪 政评论集——《言说的历史风景》

晓 华评论集——《华丽家族》

温潘亚评论集——《忧思随草绿天涯》

姜广平评论集——《穿越与抵达》

吴义勤评论集——《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

何 平评论集——《无名者的生活》

合集分3卷,书名为《在场者的言说》,共收入里下河地区陆建华、陈歆耕、孙建国、陈义海、刘满华、徐可、孙生民、北乔、孙曙、陈军、陈永光、吴萍、严勇、陶林、周卫彬、卞秋华、易扬、汪雨萌等18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拟选入丁帆、王尧等几位评论家评论作品,但作者意见避免重复出版,对此我们表示尊重,不再刊版。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于泰州

目 录

写在前面	/001
有关阅读的几个前研究	/001
有关当代作品鉴赏的几个问题	/014
“大文”无体	
——韩少功新作《暗示》略说	/024
范小青的变与不变	
——漫说《香火》及其他	/030
价值的伸张与话语的秘密	
——论毕飞宇的《推拿》	/039
拒绝遗忘的书写	
——评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	/054
价值、知识与话语	
——刘醒龙长篇小说《蟠虺》谈片	/061
《六人晚餐》与长篇鲁敏	/065
日常生活中的战争书写	
——评朱辉的《白驹》	/070
《香河》与《浮城》：用文学为故乡作传	/073
道德在小说之外	
——评盛可以的长篇小说《道德颂》	/077
三个场景拼成的肖像	
——孙惠芬《秉德女人》札记	/080

《芸斋小说》:孙犁的暮年变法	/083
简约的艺术	
——重读林斤澜的《溪鳗》	/089
新时代的律动	
——重读王蒙的《春之声》	/093
一篇小说与几篇小说	
——漫说赵本夫短篇小说《鞋匠与市长》	/098
人生胜负何可期	
——说储福金短篇小说《棋语·冲》	/103
寻根、先锋与文学西藏	
——重读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	/108
汪曾祺的语调	
——重读《葡萄月令》	/114
生存的感悟	
——史铁生《我与地坛》读解	/122
文学阅读中的经典性与当代性	
——兼说铁凝的《文学是灯》	/128
我们应该如何言说自然	
——于坚《云南冬天的树林》解析	/137
文体的变异	
——周晓枫《斑纹》评析	/146
一条大河的故事	
——读夏坚勇的《旷世风华》	/153
生命应有的尊严	
——评刘剑波的长篇纪实文学《姥娘》	/157
经典的面目与命运	
——评食指的《相信未来》	/161
他只愿……	
——重读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70

有关阅读的几个前研究

经验的拓展

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一本未打开的书时，我们的心境是什么？我们肯定充满了期待和希望，从向善的愿望出发，我们期待着书本能告诉我们此前不知道的东西。当然，我们有时失望。人总想不断地了解世界，总是对未知充满了向往，这是人的存在决定的。人是什么？人不就是经验么？是意识到了的经验。如果人对自己的经验一点不知道，那么这个人就是虚妄的，是“零”的人。比如，问李四是谁。是谁呢？就是李四的经验，就是李四关于自己的经验的记忆和他人关于李四经验的记忆的总和。当然，这里的经验是绝对广义的概念。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虑，物质的，精神的，理性的，非理性的，所有被我们感觉到的，都是我们的经验。正是经验，决定了“我是谁”。也正是经验，决定了我与他人的区别。个体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验的差异。就个体而言，他对经验的态度是珍重的，并且对经验的扩度有无限的希望。如果把个体的经验作一些分类工作，那将十分有意义。当然，分类有不同的标准，比如，我们可以以经验的主客观性和直接性间接性为标准作一次分类，我们得到了两大类。个体的经验总有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经验的主体就是个体本人，并且是自己直接体验得到的，是直接的经验；一部分则不是自己创造的，经验的主体是异己的客体，这些经验是个体的间接经验。现在还无法从定量的角度对这两类经验作比较，不过从我们自身的感觉和印象而言，间接经验好像远远超过了直接经验，而且从定性的角度分析，间接经验的价值和强度都显然超过了直接经验。这个道理极容易明白，世界上总是普通人占多数，而英雄人物占少数，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英雄式的直接经验，但却拥

有许多对他们经验的回忆。所以,人们总是对间接经验充满了更多的兴趣,千方百计地占有和传播。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个体经验的增长大部分是通过间接经验的不断获得而达到的,因为个体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这里有大量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时间、空间、社会分工等等。但个体又不甘心囿于一隅,总是想方设法更多地拥有世界。我们不知道这种举动的背后是否有更深刻的人的本性,比如,是否意味着个体对自己有限生命的超越?是有限与无限相抗争的一个手段?个体的生命固然是有限的,但有限的生命却因经验的不断增长而相对地得以延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虽然这种延长是虚构的、间接的。那么,既然间接经验是我们不能体验的,我们又怎么能占有呢?这个问题好像太简单,正儿八经地提出来似乎有点经院哲学的味道,其实还真不大好答。我们这会儿就不能穷尽经验传播的所有途径、方法和媒介等等。但阅读肯定是其中主要的一种,书中当然可以记录的就是个体本人的经验,但这种情况不多见,一般来说,书本中记录的都是异己的经验。如果我们打开了书本,就意味着进入一个陌生的异己的经验世界里去。随着阅读行为的展开,我们便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经验的疆界。因此,经验的拓展理应从人的存在意义上被理解为阅读的目的和功能之一。

经验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类,比如以真实性作为标准,我们又得到两类,一类是真实的,一类是虚假的。这里的真实指某类经验是否以其原貌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真实性即实在性。同时,这里的分类是以个体对经验的准确体验和传达为假设的,即只谈论经验本身的真与假,而不谈论经验传达的真与假。这样,不管是前面已经分类过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需重新加以划分,直接经验中也可以有虚假的,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比如梦和幻觉,其内容就是虚假的。间接经验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神话传说就是虚假的,从阅读的角度讲,虚构的作品都在传达着非实在的经验。那么,人怎样去对待这两类经验呢?人又是怎样去建立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呢?从功利主义和价值观的角度讲,人们总倾向于自己所拥有的经验是真实的,如果自己的经验是虚假的,那么自己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严格地执行这种信念,那么我们的经验总量势将受到很大的削减。于是,人们便采取了许多灵活的或自欺欺人的态度。比如以宗教的态度强迫自己把虚假的想象为真实的,像对待上帝、对待地狱;或者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作真的(“想象为……”“当作……”在人类认识史上绝不是随意可以使用的概念)。人们有时还千方百计地把真的假的加以联系,使它们具备征兆的关系,派生的关系,相互生产的关系,从而使虚假的经验在不改变其性质的基础上程度

不同地带上真的品格或者因真实的经验而具有价值(如梦的占卜……)。一般来说,人类好像先验地对虚假的经验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正因为这个原因,虚假的经验才不但自然地而且被人为地加以制造。当然,这里有另一些深刻的原因,比如人的想象力总是超越了人的真实经验的创造能力,比如人对经验的质上的要求总是超过了自己真实经验的强度,这些要求都只能以虚构的经验加以满足,说穿了,真实的经验作为已经存在了的东西只能代表我们的过去,而更诱人的往往是真实经验中未出现过的。它们有理由作为理想、范本和补充而被制造,因此,如果此时依然对这些虚假的经验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便意味着对自身理想和进化欲望的否定。文学中的虚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走进我们的阅读视野的,通过阅读,我们拥有了两个经验世界,我们不得不得出和前面相仿佛的结论,即我们的间接经验总超过了我们的直接经验,而我们的虚假的经验从质上讲又总超过了我们的真实经验。现在世界的文化气氛是,真实的总是不如人意的,而虚假的却可以给我们以安慰。其实何止现在,人类的经验史表明,人在真实的经验中总感到走投无路,而虚假的经验却成为人的寄托,宗教、梦、迷狂(酒)和诗,这些虚构的天堂宁息了多少焦灼苦痛的灵魂。既然如此,虚构的又为什么不可以成为真实的呢?何况,“读者自身能力对本文的选择使用,使他具有一种审美经验,这种审美经验使它能够洞见经验的获得;也使他能够想象一个作为经验过程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的,尽管这种现实在具体意义上决不真实”。^①

宣泄·置换·模仿

现在人们已不满足于从表面层次上去分析作家的创作动因,而总倾向于从深层次的角度去解释,这里的深层次有社会的,如集体无意识原型,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等;有个人的,如童年记忆,变态心理,欲望等等,总之,创作活动的心理学表述往往被认为是“自我宣泄”(自我,是社会和个体的统一,但相对于每个创作者,二者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既然创作能作如斯的表述,那么阅读又怎么解释呢?我们以为它同样是“自我宣泄”。人类确实有许多解释不清的东西,我们的行为有时实在是经不住多问几个为什么。如果把人类的行为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可以发现人类的历史是多么的相似,而互不通音讯的民族的模式也往往

^①H·R·姚斯,R·C 蚕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

相差无几。因此,人类学家们猜测道,也许人类感性地呈现出的丰富复杂的生存形态只不过是其原始生活模式的重复而已。比如,动物的生存竞争,原始部落的械斗……文明时代的战争,未来宇宙的瓜分构想,其本质不就是攻击么?英雄之间慷慨悲壮的较量,政客间文雅智慧的谈判……都不过如此。我们固然可以通过分析去发现人类行为背后的本能,但二者毕竟不能划上简单的等号。当人类踏上文明的阶梯时,本能便以文明的制约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因为本能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它足以导致族类自身的消亡,于是,和本能一同诞生了对本能的抑制力量,这常常被看作是文明诞生的原因之一。文化教育和文明规范改变了我们身上本能的野蛮形态,同时也部分地遏制了它的发泄。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它需要补偿和替代。这种补偿和替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象化和虚拟化便是其中之一。早期的宗教、巫术和现代社会的阅读都可以看作是本能的对象化和虚拟性的宣泄。这里可仍以攻击为例,为什么读者都喜欢传奇色彩的作品呢?《西游记》《水浒传》《说唐全传》《基督山恩仇记》《福尔摩斯侦探集》《射雕英雄传》……这里一个长长的书单!它们所展示的绝伦的智慧,超人的武功,激烈的战争,血腥的氛围,为什么总那么激动人心,让人百看不厌?因为它们集中地体现了人类的攻击本能。而这样的虚构的经验又总是为现实的普通读者百年难遇的,它是一种诱惑,一种召唤,诱惑着、召唤着被压抑的挣扎者的本能。无疑,爱情题材也是人们千百年钟爱的题材,它不也与人类的性本能有关么?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真实的人被抛置一边,如吉布森所说:“每一次我们翻开另一篇作品的书页时,我们就踏上了新的冒险历程,变成了一个新的人,并且远离日常生活中混乱不堪的自我。我们根据自己对文学的不同感受程度,按照作品的语言重新创造自己。”^①这种创造往往是不自觉的,我们与作品同化了,我们抛开了现实的束缚,把平时压抑着的对攻击和性爱等的渴望倾泻到作品里去,阅读过程在忘我中变成了虚拟的真实的人生。真实的我这时仍然优雅地坐在写字台边,但本能的我却逃出了这具血肉之躯和作品中的人物发生了置换。阅读的潜在目的和最终归宿是本能的我随着作品所虚构的经验展开时体验一种在真实的生存中无法获得的满足和快意。在书本未打开时,福尔摩斯静卧其中,无人知晓,是不存在的;当书本打开时,福尔摩斯被读者复活进而取而代之,他又一次死去。当然,以上的描述都是以人的社会本能为对象而进行的,如果把论述的重心倾斜于个体的心理欲

^①[美]沃克·吉布森《作者、说话者、读者和冒牌读者》,《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3期,第31页。

望,那衍况将更为复杂,而且不能排斥个体愿望的冲动压倒社会本能的可能性。个体的生命历程是不相同的,自然气质也不一样,这就造成个体不同的需要和欲求。这种需要和欲求可能来自生理的残缺,也可能来自社会的压迫;可能来自童年的记忆,也可能来自成年生活的挫折;可能是自觉的执着的追求,也可能是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意向。悲剧不在于这些欲求和意向本身,而来之于社会未能也不可能给它们提供满足的机会、途径和方法。这样,个体便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对象化和虚拟性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使自己郁积于内心的愤懑得以宣泄。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伟人们的传记材料显然可以证明上述构想,它足以解释我们为什么都有自己特别钟爱的文学读本,这些文学读本有时不见得是被社会特别是评论界所公认的名著。当我们以评论家、文学史家等等身份去品评读物时,我们是一副标准,而当我们以私自的自然人的身份去选择读物时,却有自己特别的对象,因此,阅读与书本的关系可能是双层次乃至多层次的。

不错,我们面对的只是一组虚构的经验,我们在对象化体验中不可能长久地住下去,我们在阅读之后重又回到了现实的人生,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体验过了,过剩的和潜在的本能欲望已经得到了宣泄,我们由此减少了与社会与文明的矛盾,我们在紧张之后重又获得了平衡。如果世界能提供一些真实的途径去满足我们的本能和欲望,那倒反而变得不可思议了,这正是虚构的意义。这也是一种限制和引异,只不过更巧妙罢了。它肢解了你,它使你丧失了实践的能力,它使行为逆转为幻想,但作为幻想,它变得那么真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真实绝非实践的现实的真实。如果一本读物能暗暗地穿过读者的现实的真实观(物质存在观)的监视,那么它就是真实的。从阅读的角度讲,引人入胜、浑然不觉就是真实,真实不应该是作品的客观属性,而应该是阅读的主观效应。随着阅读的终结,真实与否便毫无意义。

这些想法显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净化概念的启发,虽然我们遍查百家对它的解释至今尚不能断定其本义,因而不知道如何择善而从。亚里士多德好像认为人类过剩的感情可以通过观赏戏剧而得到宣泄,使人们得到平静,这些感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有害的,甚至有损人们的健康,因而它的宣泄显然有益于人类的道德。如果对亚氏的理论的上述理解是合乎他的原义的话,那么我们与亚氏的不同就只在于“感情”与“本能”的差别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下面一些好像不能纳入上述论题的阅读现象,即通过阅读本能因素不是得到宣泄,而是被激活了,这种本能的欲望在阅读过程中和作品

人物发生的置换并没有因阅读过程的中止而中止，相反，却向实践过程延续下去，以作品行为代替了读者的日常行为，我们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学阅读中的“模仿现象”。对于同一作品，有些编者可能使自己得到了宣泄，有些读者则产生了模仿，因此，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作品，而在于读者的文明素养对本能的压制力。当然，作品并不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本能之所以能突破文明的束缚，其原因在于本能已不再是潜在的朦胧的欲望，而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冲动，并获得了自然属性的生理基础，因而，对于不正常的原始冲动行为（如性和暴力），精神病学家总喜欢从病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和治疗。所以，文学读物的经验世界必须以不促使上述转化为限度，比如不能给读者展示过分强烈的官能感受场面，因为这些场面作为语言信号会转化为生理心理刺激，使他们从阅读情境掉回到实践情境之中，这些刺激也就可能诱导读者的冲动，甚至付诸实施。当然，情况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模仿是生命冲动的表现，另一些模仿则属于游戏性的，它不受生命冲动的支配，而是阅读置换的不严格的延续，本能由于在单纯的阅读行为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宣泄，只有借助于记忆继续进行，模仿只不过是强化这种记忆效果的形象化措施而已，何况，对于非职业读者而言，阅读行为毕竟是不多的。因而，有限的阅读经验将要求作为永久的置换对象。由于这种模仿的非实践性，使它成为日常生活中戏剧性的一个侧面而充满乐趣。

存在与占有

不过，上述阅读不能认为是理想的阅读——把理想放在阅读之前作为限定似乎有些费解，因为阅读“是独自一个人完成的工作：看书的人总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不理睬周围的人，脱离周围的世界”。^①对一个纯属私自的行为好像不宜作硬性的规范。其实这只是把阅读孤立起来看的结果。阅读作为消费总是存在于生产的另一端，而独自的阅读行为可能造成非个人的阅读效果，因而不光是从生产讲，还是从阅读的转化讲，都有理由对它表示关心，阅读的主人是读者，读者也是一种社会角色，因而就存在着社会对该角色的期望。比如当作家在进行写作时，总是面对着他虚构的理想读者。作家总是为他自己的读者进行写作，虽然在实际情形之中他并不能拥有这样的读者。不少作家总对自己的作品能否被真心

^①[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地理解表示担心,这种担心如果相当严重的话就可以在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种流露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积极的,消极的表现为抱怨,积极的表现为教诲和说明,说明应该怎样读自己的这本作品。那么,怎样的读者才是理想的读者?怎样的行为才是理想的阅读行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几种阅读行为略作辨析。普通的读者最容易把文本转化为真实的经验,我们在前面已描述过他们的阅读过程,这种阅读方式的本质是现实自我的分裂和丧失,读者是作为被统治的对象出现的,当进入作品所虚构的经验世界之后,现实的自我便失去思考的能力,被搁置一旁,作品中的思想占据了现实自我的思维成为思想的主体,不管作品是以第一、第二或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从比喻意义上看,这可以称为读者的异化,“我”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阅读就是这般不可思议,它在刹那间完成了现实情况下自我最不乐意的事情,自我保护土崩瓦解,“阅读就是这种情况:不仅是向一大堆陌生的词语、形象和观念屈服的过程,而且也是向吐露和庇护那些词语、形象和观念的陌生的本原屈服的过程”。^①当然,这儿的“陌生的本原”照现代释义学的观点看并非就是作品的真正思想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后者几乎是一种假设,人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只能是人们从自己的思想水平能看到的,但这无关紧要,作品世界以其经验的虚幻和独特的展示方式把它与现实拉开,它使读者脱离了惯常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不会把一切都赋于必然法则,更不会把流水般的生活想象为一连串故事)和日常的思维内容(我们有生计的思考,怎么会去担心贾宝玉和林黛玉呢),向自己塑造的思想偶像屈服,这倒真正是阅读的异化了。这可以称之为占有型阅读,是文本的虚构经验对读者的占有,它以牺牲读者的现实自我为代价。占有型的第二种阅读与之相反,可以说是读者对作品的占有。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职业读者身上。如果把阅读只放在经验的角度看,作品对我们而言是非常亲切的,但阅读只因为这一点才发生吗?阅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呢?首先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近现代形式主义文论从阅读的角度提出来的不少论点,比如文学性的问题。如果阅读单纯是为了体验经验而来,那价值显然不大,形式主义文论认为那是我们每个人不通过阅读就能办得到的,何况现在经验传播的途径是那么多,如果文学只是经验的传递,那文学就不再是文学了,因此他们提出,经验绝不是文学,是文学性使经验变成了文学。听起来有点玄,其实这个推论是简单的形式逻辑就能做到的,把生活与文学相似的

^①[法]乔治·普莱《文学批评与内在感受》,《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3期,第16页。

方面排除,剩下的相异的东西才可以称之为文学,用他们的话说,相异即陌生,文学就是经验的陌生化。到了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哲学兴起后,这些论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经验是所指,是不重要的;有意味的是能指,即文学的形式。从阅读的角度来讲,目的不应该是经验,而是改造制作经验的手段,阅读的体验不应该(至少说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为了拓展自己的经验或寻求一个宗教式的避难所,而应该是去体味形式,去体味文学语式的独特的排列和组合,去体味我们的世界是怎样被“文学性”弄得面目全非的,而且文学的设计也应从这种真正的阅读目的考虑,创作的预期效果不应该让读者沉湎于其中,而应该使他们感到惊讶甚至痛苦,使他们不能顺利地进入作品的经验世界从而返身去思考作品的形式,去寻找使他们遇到阻遏的东西(“文学性”)。“艺术的设计是对象的陌生化设计,是造成形式的困难的设计,这是一种增加感觉难度与长度的设计;因为在艺术中,感知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它”。^①它“使人们注意到形式自身,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作为一种艺术因素的陌生化过程,使得读者不去留心社会派生物”。^②显然,有机性不复存在,作品将被分解和肢解,非理性的不自觉的体验转而为理性的自觉的分析,古典作品在这种态度上被重新阅读,其面目已大大异于经典文学史的描述。需要说明的是,从文论的自觉阐述讲,这种关于阅读的理论是现代的,但作为真实的阅读方式却是早就存在的,专业的(比如批评家)读者就负有对作品进行解释分析的权利,这项工作首先的前提是他必须把作品当作一件人工制品来对付,只有这样,他才能发现作家是如何制作的,作品是怎样构成的,这时,作品再也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被统治的可以被随意摆弄、评头评足的臣民,作品的自主性受到极大的侵害,读者占有对象。

前边已经说了,这不是理想的阅读,理想的阅读是存在,而不是占有。大家已经想到,“占有”和“存在”是我们从人本主义心理学(弗洛姆、马斯洛)那儿引进的概念,^③我们希望这种引进能对阅读的论述有根本的帮助。当然,理论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更远,比如道学和佛学关于物我关系的思想,马丁·布伯关于“你——我”、“我——它”关系的思想等。^④以后者而言,上述的阅读就极相似于马丁·布伯所批

①H·R·姚斯,R·C 蚕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5 页。

②同上,第 296 页。

③弗洛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生存方式:占有与存在》,《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6 页。

④[德]马丁·布伯《我与你》,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判过的“我——它”的关系，“我——它”关系无非是：其一是用至大无外的永恒宇宙来吞没个人人生，让个体通过把自身的有限性投入到宇宙的无限过程来获得自我超越，实现不朽；其二是用至大无外的“我”来吞没宇宙及其他在者，把居于无限时间流程中的宇宙当作“我”之自我完成的内容，由此铸成“我”之永恒。前者是主体的“自失”，后者是主体的“自圣”，这都不是人道主义的态度，上述两种阅读行为不正于此相仿佛么？当读者迷恋于经验时，是阅读主体的沦失，而当读者认识到作品不过是人工的制品从而对此进行任意的割宰时，这便是阅读主体的霸道。二者因为占有，一为客体对主体的占有，一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存在阅读对占有十分不满，存在阅读认为阅读的前提是尊重，应该把对象作为一个自主的有理由的不能干预的存在来对待，同时，存在阅读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因而阅读应该是观照式的。存在阅读中的读者应该是无目的的，我不为什么而阅读，我的阅读是一种相遇，我不寻找什么，不期待什么，我开始阅读，不过意味着我接近了一个世界，我同这个世界建立了观照的关系。与之相应，阅读未进行之前，文本不应被认为是僵死的物件（书本、符号聚积物等等）。我读书，但又并不是读书，当我打开书时，我共时性地打开一个世界，世界先我而在，它是自足的，而不是有待阅读去创造的，它和主体一样，也是无待的，随着阅读的开始，我和那个世界往来兴答，彼此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又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用马丁·布伯“我——你”关系的理论来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时，阅读本身可能就是目的，而不再是手段，阅读成为我们生存的一部分，是我们人生体验的一个分支，在“我”与“你”的交往中，我完善了自己，认识了自己，从而感到欣慰——毫无疑问，和马斯洛的存在认识是一种假设一样，我们上述的存在阅读只不过是种假设，我们很难在真实的阅读行为中发现它们（陶渊明读书的不求甚解是否是一例）。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处处以存在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我们的世界，马斯洛就曾不无遗憾地以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为立论前提，在充满热情和幻想地写了“高峰体验中的存在认知”之后写下了“存在认知的一些危险”。^①当年马丁·布伯在批判了“我——它”之后不也认为我们的真实生活总是有待的，受限制的，因而我们不可能永远呆在“你——我”关系之中，如果一个人能间或从“我——它”之中解脱出来走向“我——你”就很不简单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似的说明呢？当文学写作和阅读都存在着职业化的时候，当读者水

^①[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5页。